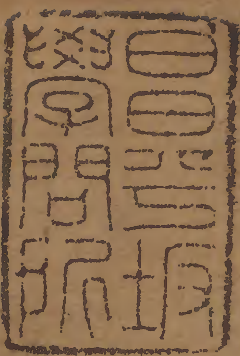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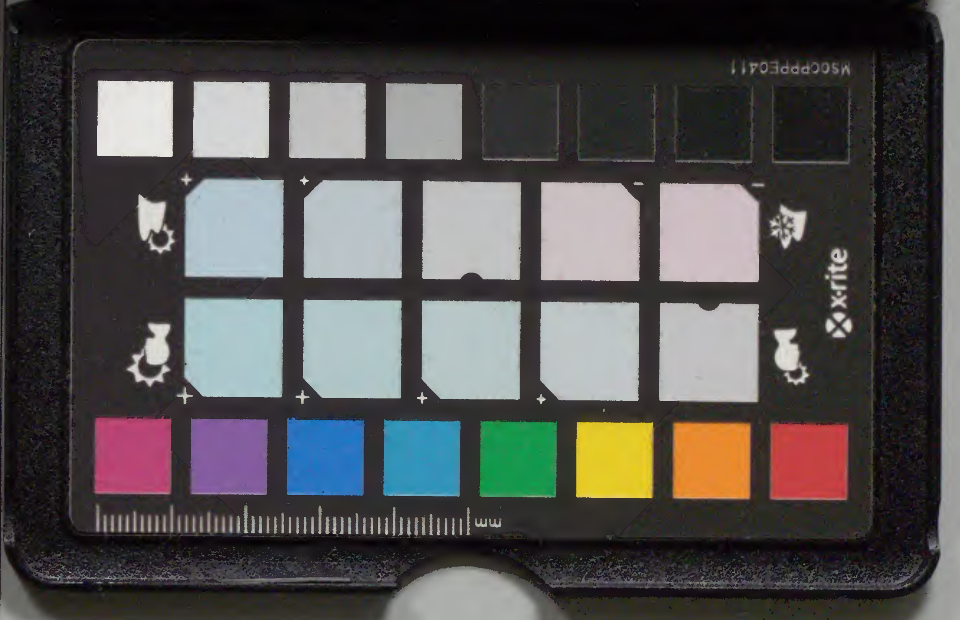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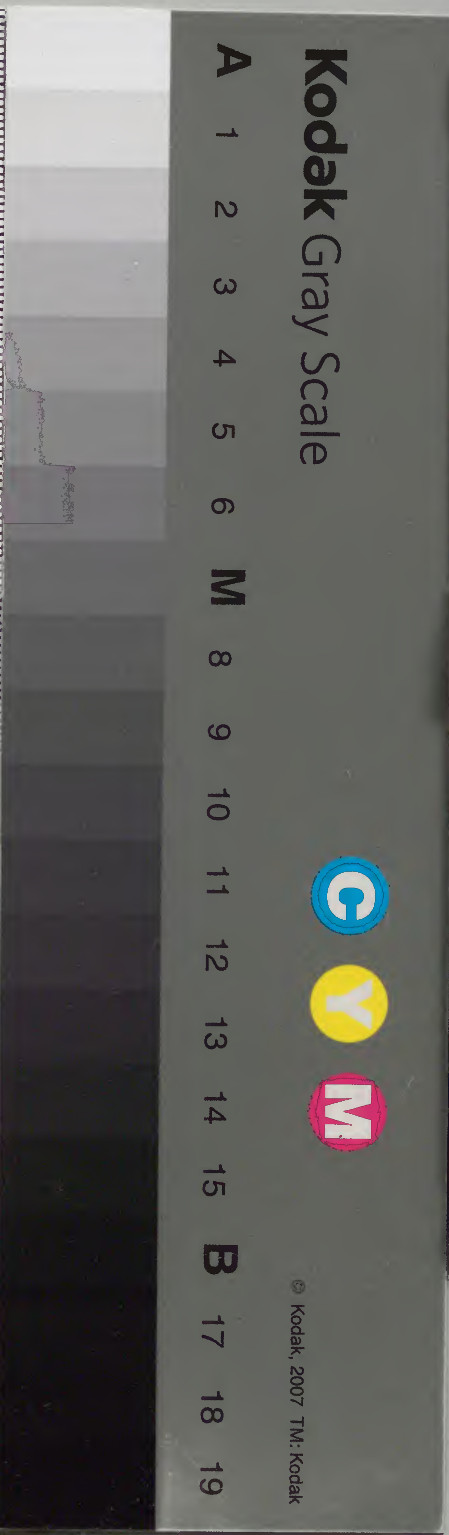
續文獻通考 二百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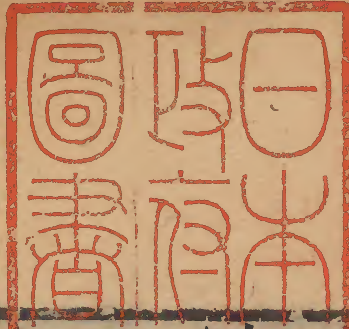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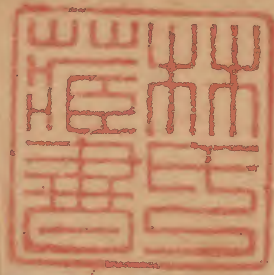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三	一
一	四	三	一
八	一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二	三	漢
四	八	四	書
一	一	三	
三	一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1
冊數	81 (65)
函號	294 13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

淺草文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二

東漢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父容傳家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信行清操知名當世莽篡位父子稱瘖不仕光武即位以宋弘薦徵為郎遷博士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卒賜錢置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少遊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緄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時去歸鄉里徙任東海立精舍教授

光武即位乃歸家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子
經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
郎中建武初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
右中郎將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朝不趨贊拜
不名經傳有疑遣小黄門就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
素清苦常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千諸卿咸皆散與諸
生之貧者年七十二卒于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

授和帝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子胤也少習容禮平帝
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
時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

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兎首每有行禮縣宰
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
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莽敗得免既天下大亂
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
授於江陵光武聞之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大灾昆向
火叩頭輒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
先是殺鬲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
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問曰
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
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實訥帝歎曰此乃
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乃令以經入授皇太子及諸王

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
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
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
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

風俗通注音圭

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

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稍
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
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
中山雁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
為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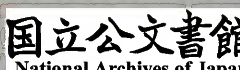
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相
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
遠而至初任州郡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
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
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楊疎字子行京兆人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
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
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
潛伏道傍持章叩車駕乞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
射之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入政傷脅猶不退泣請有感
帝心詔出升政由是顯名政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

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名請與交友政每言論切磋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臂責之武諸子及左右皆大譎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得解其剛果任情皆如此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馬馮勤府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年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言為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光武詔公卿大會群臣皆就席憑獨立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遂召上殿今與諸儒難說帝善之拜為侍中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致禁錮臣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



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賜東園棗器錢二十萬時南陽太守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收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受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而爽又作易傳自

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歐陽歙字王思樂安下乘人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旣傳業而謙恭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更始立爲原武令光武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光武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楊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更封夜侯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

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賊咎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
傳學身死之後求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
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
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
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魯字伯
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
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弁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
司徒丁鴻仕為蕪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
焉長沙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牧
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懇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

及在河內諸生講學者常有千人著錄前後萬言著尚
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
大夫一歲卒于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
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中道物故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
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
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
典律再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
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雋濟陰定陶人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
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

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授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光武方草創未遑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常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主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

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一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卒於家年七十八子舉

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懷軒冕之志各

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歸終於家僖與
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
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爲狗者駟曰
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五六年
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
多矣鄰房生梁都儻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
默然不對都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
世事下有司駟請更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
肅宗自訟曰昔齊桓公親訪其先君之惡以倡管仲然
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
事豈不與桓公異哉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

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
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氏男子二十
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遂拜僖郎中賜褒成
侯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
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
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上乎在縣三
年卒於官遺令即葬二子長秀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
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
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秀好章句學彥守其家業
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安帝詔有道術之
士極陳變革再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

綱目卷之三十一
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毋后黨盛陛下宜修聖
德慮此二者帝嘿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年四十
七終於家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
文尚書爲郡文學掾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
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安
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閭太后以其專
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
服闋徵拜侍中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
守後有人奏嘉贓罪千萬徵考廷尉牽染將相大臣百
有餘人倫乃上言齊桓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

弭謗讟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
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書奏有司以辭不遜順下
之尚書坐不敬結鬼新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
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爲長史
諫諍不合出補恒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隸催促
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
行一寸勿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疆於三軍固敢
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傳稽留王命擅
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尋有詔原罪
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旣歸閉門講授公車復聘
固遜不行卒于家

按漢室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世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杜子春東漢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周官蓋周公官政之法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王莽時置博士以行于世杜子春受業劉歆頗識其說家于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九十猶能誦識時鄭衆賈逵往受

業因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受鄭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應經明行修弟子遠方來至者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幸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十
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王也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天下譙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其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光武徵拜大司徒封陽侯時徐異卿等據富平連攻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清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降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敬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後坐策免杜詩上疏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

寧湛經爲人師行爲義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結髮厲志白首不衰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十三年中暑病卒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闢子隆

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

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
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
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
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
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鹿車載其喪致墓所
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
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
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少隨師學涉七州之地能理齊
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
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文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
風角雜書例其占驗作輿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
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
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
傳父業善說災異織緯教授常數百建武初爲博士受
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
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爲杜撫
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
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

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倉所辟及倉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于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父建武中為卷令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榮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培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建武中詣師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為政寬惠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入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懇田千餘頃以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暉字長君會稽山陰人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暉耻於胥役遂棄車馬到犍爲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撫卒爲發喪制服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卒于家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于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嘗教授門人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初鄭衆傳周官于鈞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註小戴

所傳禮記四十篇通爲三禮焉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屯池令奉公尅已矜恤孤羸吏民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

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没人財產顯宗以信贓物頒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敬宗朝嘗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

經義通考 卷之三百一
五
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
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
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
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
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
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清淨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
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太傅卒
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
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
孝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
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
師望不受後仕郎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
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
年坐事左遷大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
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于官
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魯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
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
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
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錄千餘人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左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言達往返皆有理證稱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

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註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病黨禁解又辟司徒郡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光和五年卒年五十四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守六十條舉孝廉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受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

府孔融上書薦之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按左氏起於六國公穀起於漢有左氏而後有公穀公穀據左氏事而專為浮說者也使無左氏則公穀無作矣左氏雖麗藻少實然文有經緯而博通古今可謂大儒矣公穀之徒於章句言語之下穿鑿其義此青衿學子之事也然辭俚而意迂多齊東之言而公羊俚俗尤甚柰何漢儒交口譏排左氏不與立博士而復以公羊尊於穀梁何其倒置如此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滌浚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

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群並不就順帝特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於官

魯不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為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遷新野令州課第一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與魯叔陵後遷中散大夫時賈逵薦不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召見諸儒不與賈逵等難事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聖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

不可枉也陛下既廣納謇言以開四聰無令蕩堯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再遷為侍中卒於官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茂才為豐令縣無獄訟為州郡最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永平中為司隸多所舉正百僚憚之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融經明才高善論議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為吏莽敗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侍書林雖

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賢廼歎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至光武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衛宏長於古學及見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衛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致墜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巡宏益重之於是文遂行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奉稱平群臣上言古者內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

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林奏曰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漢初詳覽失得破矩爲圓斷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䟽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其後漸以滋刻吹毛索疵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賊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父成帝時爲大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漢世祖即位拜議郎上䟽陳時政所宜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定嫌疑譚上䟽曰今諸巧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

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十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後詔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出爲六安郡丞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一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微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讖通十一立事十二道賦十三辯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餘並有上下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中守始臧長時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

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
羌胡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
報德遂相賦歛牛馬器物遣送奮一無所受拜武都太
守為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
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父充侍慶氏禮為博士褒結髮傳

玄業常服褒大脩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
精況吟詠

忘所之適舉孝廉遷圍令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他郡
盜來入圍界吏捕之太守馬嚴諷縣殺之褒勅吏曰絕
人命者天亦絕之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
遂不為殺嚴表褒懷弱免官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志定

禮樂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

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帝帝尚書璇璣鈴曰述堯體世

平制禮樂倣唐之文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鈞命
夫曰三皇

步五帝驟
三王馳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旨迺上疏宜乎

文制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
定不可許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作之意詔召班
固改定禮制之宜固曰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
作會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
一夔足矣迺召褒條正褒迺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
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
度為百五十篇上之

范甯字武子晉鄆陵人註春秋穀梁傳唐貞觀間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追封新野伯 國朝嘉靖中以學未顯著改祀于鄉

周續之字通祖雁門人徙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既而入廬山與劉遺民陶淵明俱不應徵人稱潯陽三老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造太學受業師事第五元光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廼西入關事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

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廼召見玄因從質疑

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黨事起被禁錮

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

守義理寄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

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

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青賈逵之徒爭論古今

學後馬融荅劉環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

明靈帝末黨禁解國相孔融深敬玄徒履造門告高密

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

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潁光隱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今鄭君好學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
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廼鄭公之德而無駟犗之
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尋會黃巾寇青
部廼避地徐州後自徐州還道遇紅巾賊數萬人見玄
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去大
會賓客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
端百家互起玄依方難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
嗟服時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
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
徒不稱官閥邵有慙色建安五年卒自郡守以下嘗受

業之縑經赴會千餘人凡玄所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
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人
頗譏其繁至於博洽稱爲純儒門人國淵任嘏時並童
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皆如其言子益恩玄以其
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字少穎河南開封人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學
者皆師之建武中徵爲太中大夫明年日食興上疏曰
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
今公卿多舉郭伋可爲大司空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
咸曰朝臣若用功臣功臣用則大位謬矣書奏多有所
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

續文獻通考 卷之二百一 二十四
為議帝怒曰卿之不為議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
所未學無所非也帝意廼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
章溫雅然以不善識故不能任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
官長於歷數自杜林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
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范升字辨獨代郡人漢光武徵拜博士時韓歆欲為費氏
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無因得立退而奏左氏之失凡十
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名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
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以父任為郎建武初議欲立左

氏范升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上疏曰至音不合
聽故徧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
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
也臣竊見升等所言皆斷截小文媒黠微辭以年數小
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挾瑕擿釁掩其弘美
所謂小言破道者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聞不
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
方今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沙汰學者之累惑則
天下幸甚書下其議升復與元相辯難卒立左氏學元
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時江馮上言宜令司隸督察三
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師臣者帝賓臣者霸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逵傳父業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倜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顯宗重其書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召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營鸞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肅宗詔逵入講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條奏曰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

明文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教以左氏和帝以逵爲侍中內史備帷幄兼領秘書甚見信用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焉故不至大官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後博覽五經孫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舉孝廉爲會稽太守郡人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霸始到越賊未解乃移書開講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損我

才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立致位郡守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謝病後徵遷侍中時后兄鄧騭貴盛聞霸名行欲與交霸不荅眾人笑其不識時務子楷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元人少學長安貧窶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漢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世祖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每朝會輒令數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儒服温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慕之二十八年拜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

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三十年拜太常及顯宗即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謂明堂靈臺辟雍拜榮為五更子郁嗣

桓郁字仲恩以父任為郎漢顯宗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東觀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尚也未平中授皇太子經和帝即位富於春秋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言郁經行篤備宜令入教授以崇本朝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初榮受朱普章句

四十萬言浮辭繁長音直亮反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

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章句

曾孫典曄彬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父緄封陵陽侯鴻從桓榮受尚

書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緄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

居憐盛幼小共寒苦及緄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

盛不報既葬逃去鴻初與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駿

過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氏今子以

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志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

還就國拜侍中肅宗詔與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

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嗟美焉時人

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及和帝即位遷司徒時竇憲擅

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宜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

日收憲印憲自殺

趙岐字邠卿長陵人少明經有才藝嘗與兄襲得罪中常

侍唐衡避禍北海唐死乃出徵拜議郎嘗著孟子章句

及三輔決錄後居荊州卒先自為壽藏其後孟子得立

為博士寔自岐始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性沉重好古隗囂擁衆天水彪

避難從之著王命論以感之囂終不宥遂避地河西竇

融以為從事廼為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囂及融徵

還京師光武知融章奏皆從事班彪所為因召入見舉

四十九

續文獻通考

茂才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彪復辟司徒府時東宮初建師保多闕彪上言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傅帝納之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引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

三國

王肅字子雍少從宋忠讀太玄更爲之解太和中拜散騎

常侍曹真征蜀肅上疏請罷又上疏陳政本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又上疏諫止又言鳥獸無用之物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遷太常時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復稱說耶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于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司馬景王問故答曰此蚩尤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歸倡亂者先亡明年毋丘儉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

之士良有以也薨謚景侯初肅善為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採會異同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晉

范平字子安錢塘人研覽墳典遍該百氏太康中徵不起卒有詔追謚曰文貞先生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蜀時游太學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泰始初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誠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
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徐邈東筦姑幕人少與鄉人噉壽齊名下惟讀書不游城
邑及晉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邈以東州儒素太傅謝
安舉應選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
然開釋文義標明旨趣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帝好爲
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制
時收歛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故時
議以此多邈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誥初范甯與邈皆爲
帝所任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
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爲
自安之計會帝頗踈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

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或會稽王雖有酣媾之
累而奉上統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
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酒引滿誼
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唯以節儉
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
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
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
授太子經雖未勅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遇也東宮
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缺劬勞左右
帝加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
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龍安元年遭父憂

哀毀病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識者悲之所註穀梁
傳見重於時長子轄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秘書
郎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祖父魏大鴻臚父
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
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
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
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時庶
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
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行私受書博士霸
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年卿至丞相由是大

夏侯有孔許之學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少尚隱遁加以好
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家於豫章太守放
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庾爰以宣素貧加
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
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
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大儒
然不與世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
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
老莊何由識此宣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太元
中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

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文帝
嗣位預尚帝妹高陵公主拜尚書郎後與賈充等定律
令既成預為之註解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每大事輒
居將帥之列既立功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
又參考衆家譜策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
成一家之學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
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遂自孤行
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
解相馬而和嶠頗聚歛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
帝聞而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荆

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
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時六十三子錫

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踈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
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改姓焉哲
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
當今好學者誰志曰陽平東廣微人莫及也太康中郡
界大旱哲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哲誠感歌曰
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霖我黍以育我稷以生
何以禱之報東長生哲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君釋以
擬客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為掾轉左著作即太康二年
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

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
易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邵陵論易國語三篇
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
左傳諸卜筮師春似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
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世數次言丘藏金
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
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
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蝌
蚪字多燼簡斷札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省在
著作得觀隨擬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晉武帝嘗問
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之水濱洗禳遂
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哲進
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
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
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
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哲金五十
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玉簡一枚上兩行蝌蚪書傳
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漢明帝顯
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年四十卒其
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王接字祖游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嘆曰王氏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
有子哉渤海劉原爲河東太守以旌才爲務同郡馬收
試經爲郎薦接於原曰處士王接岐嶷俊異十三而孤
居喪盡禮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原即禮命接
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少孤無
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爲吏求寧初舉秀才是歲晉惠
帝復祚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爲恨除
中郎及東海王越討王顥尚書令王堪上請接補尚書
殿中郎未至而卒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
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註公羊春
秋多有新義

梁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人少篤學善老易侗儻好大言常云
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聚徒教授以
自業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
經曼容素美丰采明帝嘗以方稽叔夜使吳陸探微
盡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
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
座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
子暉

伏暉字互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
俱知名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
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

務安靜徙新安太守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為國子博士時始與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多託疾居家尋留會稽築宅自表解任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御史虞囑奏以大不敬有詔勿論子挺

伏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入師迎謁於新林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東郊築室不復仕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豪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出仕除南臺治書侍御史因事被劾會邵陵王為江州携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侯景亂中卒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齊初為國子助教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皆取決焉

嚴植之字孝原建平種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惇

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
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
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
有區別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
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
崔靈恩河東人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仕魏爲大常
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
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時論多之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三歲受孝經
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
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末福首或五日三日

乃還宮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日皆憶
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
所更易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
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於時東宮有
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
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軌慙而止薨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所著文選三十卷

陳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
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學士灼性精勤尤

明三禮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禿每削用之常
蔬食講授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
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譏字直言武城人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
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
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中理譏乃正色謂弘
直曰今日之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
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
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布席使人慄然宣帝時爲
武陵王帳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
宴時造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今雖多士如林

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嗣位爲國子
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
西南松林下勅譏講義時索塵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
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終於長
安

齊

何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輕薄不羈晚乃折
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
林寺聽內與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
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
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

子中庶子尚書令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侍爲
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
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聞謝朓罷吳興郡未
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以會稽山多靈
異往游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
先卒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
踐祚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
諭意荅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
宦情奏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
五萬又不受乃勅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大
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胤以

若耶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
卽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僅
僕無得至者胤初遷將築室忽有二人指一處云此中
殊吉遂不復見山發洪水樹木皆倒拔唯胤所居室歸
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
之及元簡去郡乃移還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
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
逐鹿鹿徑來趨伏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
狎如家禽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張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書舍人緒少以經
學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

宋明帝轉太子中庶子吏部尚書復轉中庶子後爲侍
中遷吏部郎叅掌大選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然諾
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
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
年爲中書令僕射王儉嘗云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
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言南士由來少居
此職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
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瑛爲此職
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
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
中七事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

我以德貴緒吐納風範聽者皆忘饑疲終日與居草
能測焉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倓之世孫瓛篤志好學
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
更爲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兄弟三人共處蓬室
一室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
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薦爲秘書郎不見用瓛素無
宦情自此不復仕齊高帝踐祚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
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
執之夫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蹈其覆轍雖安必危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一
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政自過人猷
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
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住在檀橋瓦屋數間
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梁武帝天
監元年下詔爲猷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
世初猷講月令畢謂學士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
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

後魏

劉猷之博陵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
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
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時人有從猷之學者

猷之輒謂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
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
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
不過爲主寵乞兩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
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
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
造其門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畫隱公八年便止云義
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其說後本郡逼舉
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及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猷
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猷之齊名四海皆稱儒
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猷之著

錄數百篇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辯其優劣魏承亂後
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或決於獻
之六藝之文雖不悉註所標宗旨頗異舊義

張吾貴字吾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
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鄺
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
即便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
傳生徒竊云張氏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
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來月吾貴請劉蘭蘭遂爲講
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隲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
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

此益竒之而氣凌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
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
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
之爲立齋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
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
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侯及先儒舊事甚
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故
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爲
學生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
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爲國子助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二
教時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
坐曰吾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
過無禮見凌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畢而出少時
蘭患病而卒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
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
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數月乃私謂友人曰
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
遂與平原田猛畧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
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蚕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
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隕乎

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
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
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學徒至今浸
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

李業興上黨人少耿介志學就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
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衆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
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質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
李生久逐羗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
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
曰羗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告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
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

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爲戊子元曆上之於時張洪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爲一曆正光三年奏行之子崇祖傳父業

李崇祖字子述時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儒生大服北齊

李鉉字寶鼎北海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行門下五年常稱高弟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剛正六藝經註中謬字名曰字辯

馮偉字偉節中山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屈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守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

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
王下聽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
重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
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歲時
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修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
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邢峙字子峻河間人少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初爲四
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不苟有
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
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繼續
劉晝字孔昭渤海人少孤貧愛學不倦常閉戶讀書與儒

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愛寶鼎以三禮授晝又就馬敬
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籍杖策入都知
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爲其子博士姿意搜覽晝
夜不息還舉秀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藻
言甚古拙制一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以呈魏收
而不拜收憤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
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高才不遇及孝昭即位好受直
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比矣乃步詣晉陽
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每言使我數
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竟不仕卒於家

後周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時西朝旣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頓滯者數十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齊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奧寧可洎其先後當爲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一一演說咸究根本公正嗟服安生旣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顛敬徐遵明等爲祖師

魏

董遇字季直弘農人性質訥好學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遇采相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爲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逾年而

卒不成爲君弘農王即祚既淺又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註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之而云必當先讀百篇其義自明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遇子緩亦有才學位至秘書監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洪與馮翊嚴苞交學最高洪歷守三邑令所在輒開黌舍親受諸生後馬超反劫洪作露布司隸鍾繇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

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作露布故不即叙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司馬王相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時年五十餘時人惜之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閭任趙四姓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知其故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每呼爲薛君而不名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

帝引入坐定帝言與休曰此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後數歲亦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擔負經書每南客荊州採相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火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學者甚多禧旣明經又善星官長仰瞻天文嘆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荅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鳥獸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

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詞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疾後數歲病亡

樂詳字文載河東人少好學建安初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分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旣畢遂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魏黃初中徵拜博士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備員而已唯詳五業並受其或難教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旣精悉又善推步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中轉拜騎

都尉以才劣於學故歷三世竟不出為守宰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明徒數千人

按漢鄭玄初為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至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下講鄭玄所註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註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聰傳

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祥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特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執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

子慎所註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
張奉禮張雕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
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
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註其
海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
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
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
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
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
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
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同致矣

隋

元善雒陽人也祖義魏侍中被誅善少隨父至河南性好
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
甚禮之賜爵江陽縣公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
曰人倫儀表也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
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
說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下然
以風流醞籍俯仰可觀音韻清明聽者忘倦由是爲後
進所歸以高頰有宰相具嘗言於上及頰得罪上以善
言爲頰游說善憂懼消渴疾作而卒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妥少機警以伎巧事湘東王王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春其見美如此與蘇威有隙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爲刺史箴勒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謚曰肅

房暉遠字崇儒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

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帝受禪遷太常博士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帝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鄭譚脩正樂章未幾擢爲國子博士諸儒莫不稱爲通博

劉焯字士元信都人也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少與劉炫爲友同受詩於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讀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隋開皇中舉秀才射策甲科與王劭同修國史兼叅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與楊素牛弘蘇威蕭

經文屬述考卷之二百二
該何妥房暉遠崔崇德崔頤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
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
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
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議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
飛章所謗除名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
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
七畝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
覈其根本窮其秘奧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
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
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以來博學儒無能出其右
者

王通字仲淹隋山西龍門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術
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士嘗歎王道無叙天
下何爲而一通方十歲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
行苟且之政故夏殷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子
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父
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於是有四方之志
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璜問禮於河東關
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
年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甫冠西遊長安見帝因奏太
平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古凡十有二帝大悅下其

續文獻通考卷之百一
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
而歸屢徵不至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
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
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
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
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
蓋千餘人隋季仲淹之教興於河汾雍如也十年尚書
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
不至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
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
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
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初通謂弟勣
等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
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通所著有禮論十卷樂論
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讚易十卷
並未及行正觀初其弟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分爲六
部號曰王氏六經王氏雜錄又取薛收姚讓所集門人
對問之書勒成中說十卷杜淹始撰成文中子世家阮
逸中說時尚書陳叔達方撰隋史弟續持世家授叔達
編之值太尉長孫無忌與王氏有隙叔達亦避太尉之
權藏而未出

唐

徐曠字文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著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荅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與境彼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曠性方正舉動純重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太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禮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官擢國子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時冠云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曉對莫能屈帝異之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大建中後主為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

冠與下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眾多下之獨德明申荅屢奪其說舉坐皆賞世充平秦王辟為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遷國子博士卒論撰甚多傳於世後太宗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三百段賜之

曹憲仕隋為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游於小學家尤邃白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隋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註廣雅學者推其該博藏於秘書唐正觀中以弘文館學士

召不至即其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時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為音註援驗詳復帝咨尚之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家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興云

顏師古字籀其先瑯琊人少博覽精訓詁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宮授朝散大夫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嘗嘆五經去聖遠傳習寢訛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荅義據該明出其悟未

人人歎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秘書少監撰五禮成進爵為子又為太子承乾註班固漢書上之時人謂杜征南顏秘書為左丘明班孟堅忠臣時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為異論師古奏撰定封禪儀注書諸儒謂為適中於是付有司多從其說從征遼道病卒其所注漢書急就草大顯於時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及長善屬文通步曆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有儒耻出其下陰遣人刺之匿楊元感家得免時太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
宗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稱善除國子司業與諸
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
爲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久之拜
祭酒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
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旣長
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
致仕卒穎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
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義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
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
言擢爲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

見之竒其操謂父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
授以詩禮大業兵起諸儒廢學暨唐興士衡復講教於
鄉里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見太宗洛陽宮帝擢爲崇
賢館學士太子常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
清淨仁恕爾如貪婪驕奢雖傾財事之無益於福且善
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
孝則禍祚永反是而殃福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
因而規之然不能用也

王元感濮州人擢明經高第所撰書糾繆春秋振滯禮繩
愆等凡數十百篇上之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
也而徐堅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美以爲儒宗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宜三十有六月譏
詆諸儒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而
然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食
酒肉故仲由不能過制爲服孔鯉不能過暮哭毋名教
之嚴也當世謂柬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嗜學未甚詳解忽夢人持巨鑿破
其心驚寤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常講授者更北
面受大義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續定秘書奏知章是正
文字休沐講授未嘗輟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
產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
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耶卒官所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貧無資晝樵夜輒燃以讀書
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累遷禮部員
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覈取實才
權貴謁請不能阻撓擢中書舍人開元初進兼昭文館
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爲長者元宗詔與
褚無量同爲侍讀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勾
校秘書時文籍盈漫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黃門召宿學
巨儒就教繆缺詔可即拜懷素秘書監迺召尹知章等
六部撰次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謚曰
文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刻意墳典擢明經第累遷修

文館學士元宗爲太子拜侍讀撰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立義博敏而辯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栢無量號泣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楸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上言昔虞舜巡狩秩山川徧群神漢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嶷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致祭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頌祠禹安邑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廼選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

齒冑於學廼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歿後在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嘆息

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博學尤通詁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腴臛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沖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廼撰魏興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遷弘文館學士元宗自註孝經詔行沖

爲䟽立於學官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帝命
行冲與諸儒集議作䟽將立之學迺引國子博士范行
恭等刊綴爲五十篇上於官於是張說建言戴聖所錄
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
比有如抄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迺爲訓註恐
不可用帝然之行冲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
疑卒謚曰獻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
郎退之生三歲而孤嫂鄭鞠之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比
長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歷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
德宗時極論宮市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生子多以其

姓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䟽論刺史陰黨華陰令復左
遷博士乃作進學解以自論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
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
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言賊可滅退
之奏同與宰相議不合改太子右庶子後度以宰相節
度彰義軍奏愈行軍司馬遂請乘虛先入汴說韓弘使
協力卒擒元濟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
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頌至爲夷
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道路退之聞而惡之乃上表請
付水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爲言乃貶潮州刺
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奏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湜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一
素忌其直奏且內移改遠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又吏部侍郎穆宗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退之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衣食嫁娶喪葬嫂鄭喪爲服甚以報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左右六經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自退之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仁宗元豐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

尉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號集傳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迺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之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傳著非也助門人趙康陸質其高弟也助卒質與其子異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康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康字伯循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康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纂書常彤常蒞以禮蒸廣成以易疆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于陵最卓異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

度袁彙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
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泉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 二百二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 二百三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道統考 翼統先儒三

宋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柳之桂陽令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

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并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
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
知柳州用并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
以洗寃澤物爲已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
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并再
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
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
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惠及笄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
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
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掾南安時程昞通判軍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頤頤

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頤之言曰自再見
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
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
非從周茂叔來知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
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子燾寶文閣待
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珣仁宗
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珣獨抗議
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
卒年八十五文彥博等表其清節詔錫帛二百官給其
葬顥第進士調卿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

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秉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顥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主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躬曰當爲知戒之因論人材

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心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旣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顥闔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顥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闕閔特遷太常丞帝欲命修三經義執政阻之以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煇震灼隣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

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不入顥初
令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
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汝州鹽稅所創
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爲中正丞顥平
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夫
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
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忿
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
弟頥聞周敦頥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
之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經而復得
焉顥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
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
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
傳誦之文潞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嘗爲安
石條例司官屬頥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
作用云寧宗時賜謚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頥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頥年十八上書闕下欲
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業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頥
子所好何學讀頥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即延見
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哲宗初

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共疏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
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
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
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大率一
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
質變化自然而成蘇軾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
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顧臨
因頤議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
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
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復除西監加直秘閣力辭御史
董敦逸據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追貶元祐諸臣

自爲歎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追遣徽宗立
移陝州俄叙復又奪於崇寧黨禁禁弛復宣義即致仕
卒於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爲本以
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
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晚年著易
春秋傳嘗言今農夫和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
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
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
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嚴幾有補爾師道尊
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
高宗詔贈直龍圖閣寧宗時同頤賜謚曰正公封伊陽

伯從祀孔廟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遂家於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自謂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第進士爲相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儲佐郎簽書

涪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 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又論定井田宅里賦歛學校之法呂大防薦宜還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
六
長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
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
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
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賜謚曰明封鄆
伯從祀孔廟弟戩字夫棋第進士熙寧初爲監察御史
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
者劾魯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
從與爲死黨李定以刑誦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
經術以文姦言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 又詣中書
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任直宜爲公笑然
天下之笑公不少矣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

不食筍嘗爰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籜治之無
小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於官年四十
七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爲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
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
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
然來歸曰道在是矣比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
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遠有
端緒而雍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
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稱疾不之官雍
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每私相飾
白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
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群然燕笑不
爲甚異未嘗談人之短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語人
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是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
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卒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
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
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嘆曰堯夫內聖
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常曰其心
虛明自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夕候

之將終衆議喪葬專於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曰
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不
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
外篇漁樵問荅詩曰擊壤集

邵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爲
友伯溫入問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
爲再世交故學益博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
潞州長子縣尉章惇嘗事康節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
不往會法當吏部銓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
猶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
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徙外臺辟

環慶路帥幕實避博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数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爲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來興軍輝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利州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

明愛字翼之宋秦州海陵人如皋縣門人稱爲安定先生

翼之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身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省范仲淹嘗與翼之游甚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程頤傳翼之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仁宗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翼之布衣對崇政殿與鎮東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翼之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物議其迂久之諸士子知爲學之本樂從之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

水利兵農筭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辭慶曆四年春詔建太學於京師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至皇祐五年冬十月召至京師為國子監直講遂居太學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程頤所作大警異之即請相見每見必與之坐以論天下古今之事談經辨史之疑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遷大理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一日侍講上前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翼

之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既而以疾辭天子遣中使引醫來數為存問越明年石介忤權怨而報之錮子孫貶孫復翼之在病以聞不能朝一日三上章求去天子不強留詔馳驛還於是在廷諸賢士大夫與太學諸生以師禮送出郊各餞於相道如有所失不悉舍翼之始於蘇湖則教行於東南之士既而王宮則教行於帝胄之齒極於太學則教行於天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翼之弟子也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劉彝之善興水利皆出其門自河汾以後能

立師道成人才者必以異之爲首稱焉異之隨長子志
康杭州察推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
十有七謚文昭詔賻其家葬於烏程之何山在今浙江
湖州府城南一十里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
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
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
習鏤刻駢偶洪深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
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永叔游
隨州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
賸至志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

宮爲擢甲科補西京推官從尹洙梅堯臣游遂以文章
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
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永叔貽書責之謂其不
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遷乾
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永叔笑而
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初范仲淹
之貶饒州也永叔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
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來叔乃爲朋黨論以進帝獨
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
來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奉使河東河東賦歛過重

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末叔慨然上疏邪黨益忌末叔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末叔復用有詐為末叔奏乞澄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群皆怨怒潛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唐書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末叔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器薄者伺末叔出聚謀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塲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

學士知開封府丞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末叔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神宗初即位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末叔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污讒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於汝陰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葬於新鄭旌賢鄉末叔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

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永叔旁通六
經尤長於易書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
撰唐本紀表志自撰五代史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
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
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
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
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
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宋史論曰漢之文涉晉魏而
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
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
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國朝

嘉靖九年從祀孔廟

司馬光字君實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人父池天章閣待制
光生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即了大指自是手不釋卷仁
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
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
判官事以便省親許之丁內外艱服除簽書武成軍判
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麗籍薦爲館
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凶簿夏竦賜謚文
正光皆疏論改正加集賢校理從麗籍辟通判并州改
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
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帝大感動未幾詔英宗
判宗正遂立爲皇子改光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
英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御
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上疏論脩心
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
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
力學所得盡在是矣遷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
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
命置局秘閣續其書至是仁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
序授之俾日進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
所以用臣蓋察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

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
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竊盜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
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
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
從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乃得請遂求去以端
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
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
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遺書責宰相吳充元豐五
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內即有緩急當
以界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

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傳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
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
終篇賜以頴卽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
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
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
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
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皆宗
初冲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知陳州過闕獨爲門下侍郎
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
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
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

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
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拯焚拯溺况太
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
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
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時青苗免役將
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
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
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
勅罷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錢復常
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勅其
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是年九月薨

於西府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
堂禮成不賀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塋以一品禮服賻絹
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
葬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
粹德光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
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
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
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
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
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繁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
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註揚子十三

文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
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
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紹
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奪贈謚卞所立碑追
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
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欽宗靖康元年還贈
謚高宗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
廟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胡安國字康侯宋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
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
紹聖四年舉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
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
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
推明太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汪聽稱善
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
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耒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
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
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
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
北再鞠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
直前事復安國官徽宗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
都學事稱疾不仕宣和末李彌大兵敏譚世勳合薦除

屯田郎辭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
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
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欽宗
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既試除中書舍人賜
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除安國右文殿修
撰知通州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卽在城
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鄉
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宗亟召安國
安國言昨因奏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
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
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申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建炎

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紹興元年
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
篇先獻之論入復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
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
十一篇者施行居旬日再見以疾懇求去高宗曰聞卿
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
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
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
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初願浩都督江
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且曰
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願浩大喜即引勝非爲助而降

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
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
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
落職提舉僊都觀渡南江而休於衡嶽之下將終身焉
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來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
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
傳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
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
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
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
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徧蓋準則之以語孟權

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則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氏仍詔

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葬於潭州湘潭縣龍穴山安國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爲冠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溫儀貌雍穆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安國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

漸以敬爲持養之要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耄
常釋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
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於世 國初以
其春秋傳列於學宮安國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
遺黎塗炭 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
之心遠而彌篤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
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
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
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
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
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

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
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嘆曰吾以爲志在天
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
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第
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
挺然獨秀者也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
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
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
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
九年改稱先儒胡子三子寅寧宏皆以德學著

稱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鄉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移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筭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絢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修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盟垂絕猶道詩書語可謂力學者也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卒籲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顥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顥有泚其憤悱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乃省悟程顥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晚與朱震

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冕見及子見齊衰者
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
天道本末一以貫之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師
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典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
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為太學錄遷博士乞
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
咨之純仁移守潁昌辟自隨為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為
太學博士純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立擢
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
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騷然

辭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
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
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
卒頤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焯也

蘇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忠薦
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焯字彥明一字德光洛陽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部
員外郎焯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諸臣議焯嘆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謂曰焯不
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導歸告其母陳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願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願沒焯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焯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闔門遇害焯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願讀易地也關三畏齊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即充崇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紹興六年始就遜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焯至九江上奏曰焯實師願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自欺君父遂留

不進復因薦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叅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講時金人來議和焯上疏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

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焯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願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荅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已年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後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常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養之舟已銜尾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

也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
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
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
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言蔡京以繼
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之禍實安石
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
不爲學者之感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
取科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
官馮辯力主王氏上疏詆時罷祭酒尋累疏乞罷諫省
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辭直學士改待
制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

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乞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
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
爲事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
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
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
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見時三
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
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卽鬻田走洛見頤乃歸卒業
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
擬鬻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

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止小人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同周孔之心使久明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

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畧曰天下有三本父母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

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閨門內外夷愉肅穆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講學功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侗旣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留意朱松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莹徹無瑕松謂知言熹亦稱侗姿稟勁特充養完粹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臨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不可犯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江東提刑常爲監察御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周孚先字伯忱弟恭先字伯溫晉陵人俱從程頤學頤嘗謂孚先兄弟氣質清明可以入道一日問曰學者要自得汝從事覺有所得否孚先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曰睿睿作聖湏是於思慮間得之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兄弟俱由鄉薦入太學氣質不少異尤薦于信道孚先由四明塩場調建德尉不就乞祠恭

